

科学小博士文库

探·险·集(3)

森林和沙漠探险

本集主编 王行国

编 著 牟述田

插 图 郑化改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封面设计:周建明

科学小博士文库

探险集(3)

森林和沙漠探险

牟述田 编著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县长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70千字

1997年7月第2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5001~55000

书号:ISBN 7-81001-556-3/G·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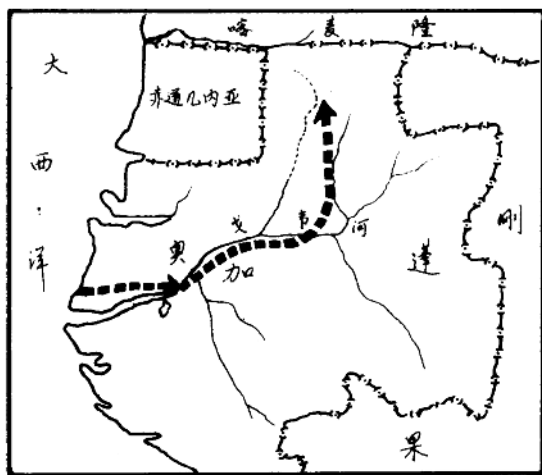
(全套四册)定价:22.00元(本册:5.50元)

目 录

森林探险	(1)
她闯进了丛林的食人部落.....	(1)
蔡希陶丛林考察.....	(9)
她揭示了亚马孙丛林的秘密	(13)
跟踪北美野人	(19)
神农架中找野人	(25)
在林区遭绑架的前后	(30)
独闯原始森林的女人	(37)
绿色的诱惑	(41)
丛林中的矮人国	(47)
“非洲女王”闯密林	(53)
森林动物考察探险	(59)
李传隆丛林深处访蝴蝶	(59)
亚当逊夫妇和他们的狮子	(65)
古多尔小姐与黑猩猩接吻	(72)
仙霞岭夜遇黑狗熊	(78)
“狼司令”沃纳·弗特的	(83)
寻找美洲狮	(88)
泰莱湖区寻找活恐龙	(93)
沙漠探险	(98)
唐僧险闯白龙堆	(98)
在打开西部通道的途中.....	(102)

穿越卡拉哈里沙漠.....	(110)
他们醉心于沙漠的迷幻.....	(116)
沙漠历险记.....	(122)
徒步跨越撒哈拉.....	(128)
情思绵绵忆加木.....	(133)
罗布泊探密.....	(140)
挺进“坟墓山”.....	(145)
“沙漠纤夫”.....	(152)
他们穿过了“死亡之海”.....	(158)

森林探险



她闯进了丛林的食人部落

19 世纪的 90 年代，英国著名女探险者玛丽，独自一人闯入加蓬丛林的食人部落，作了为期 7 天的短暂旅行，使她成为第一位到达这块“白人的坟墓”的欧洲人。

一时轰动全国，被人们誉为勇敢而有博爱胸怀的女英雄。

一个偶然的机会，玛丽遇到了几位曾在非洲沿岸做过生意的人，听到不少关于非洲的故事——生长着全是红树的沼泽地，穿不透的密林，奇怪的鱼类，以及吃人肉的土著人等等。这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使她萌发了到非洲去，做她父亲做过的工作，或者当一名科学家，研究原始社会（指非洲）的宗教和法律的念头。

1893年，玛丽第一次到非洲沿岸旅行。这期间，她不仅初步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还和许多商人建立了联系，产生了对非洲的好感。回到家乡后，她在作下一步的计划时，就打算把西非作为她今后一生工作的地方。经过多方的、充分的准备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她的第二次非洲之行。

1894年12月，玛丽乘船悠然自得地沿着西非海岸而上。

1895年1月，到达卡拉巴尔。在这里，她考察了沼泽地带的荒野生活。

1895年夏天，她带着两箱子商品——鱼钩、刀子、火石、烟叶、花布、小工艺品等，沿着奥戈韦河而上，在塔拉戈加停留了一段，考察了奥戈韦河及沿岸的伊加尔瓦族人。

之后，玛丽就打算穿越奥戈韦河与伦布韦河之间未被勘测的地带，但立即遭到当地传教士的极力劝阻。他

们以为她发疯了，说法国人当初来西非测绘时，都未曾到过那个地方，那里是芳格族人的居住地。芳格人是加蓬地区最最臭名昭著的食人部落。从那里传出来的故事，足以令欧洲人却步。

玛丽对传教士说的种种危险，没理由加以否认，她甚至觉得即使一位传教士进到那里，也会被芳格族人活活杀死吃掉。但她又认为，对于商人——即便是她这个白皮肤的女商人——却可能活命。这是她第一次在西非沿岸旅行时增长的见识。为此，她才把第二次探险活动建立在贸易原则的基础上，并以贸易手段解决探险途中的经费。

说服和告别了传教士，玛丽于1895年7月22日，带着4名阿杰巴族人，1名伊加尔瓦族翻译，乘着一只独木舟出发了。她的这几个同伴，都是些非常奇怪的西非沿岸土著人，除翻译叫恩哥塔外，其他4人名字都很



难记住，她只能根据他们的衣着和外表特征，给他们起了些外号，叫什么“背心”、“灰衬衫”、“肃静”、“异教徒”等等。反正是为了旅途中互相照顾的方便，大家也并不在乎，而且相处得很好。

河面较宽，水流缓慢，浓雾冉冉升起，两岸密密的丛林中百鸟争鸣，乌鸦、兀鹫、角喙鸟、红蓝色的鱼狗（啄鱼为食的小飞鸟），都栖息在树枝或沙滩上，构成了一幅清新美丽的图画，令人心旷神怡。

第二天上午，他们进入了那块未被勘测、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区。这里仍然是无边无际的丛林，几条小溪像铺在地面、遮掩在草丛下的蓝绿色的飘带。其中一条从丛林中间穿过，向北流入一条河里。一个同伴说，这条河叫卡尔科拉河。它流入西北的恩科维湖。船已经驶进河里，但玛丽从未听说过它和恩科维湖的名字。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当地几个部落族外，再没有别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而玛丽就成了溯卡尔科拉河而上并到达恩科维湖的第一位欧洲人。

恩科维湖区并不大，十分荒凉，四周有被浓密森林覆盖的山丘，芳格族部落就散布在这些丛林之中。

黄昏时分，他们进了姆费塔，这是芳格族部落的第一个村子。它坐落在一个悬崖上，四周长满了树丛和爬藤。据说当初他们的祖先选择这个地方，就是防止外部族人的入侵和骚扰。在这里，一个部落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部落与部落之间根本谈不上友爱，除商人做生

意外，他们从不互相往来。芳格人常常把他们的敌人吃掉。

小舟靠岸后，芳格部落的人几乎都从村里跑了出来。他们拿着枪和刀，明显地准备向小舟开战。玛丽并不想打仗，她和她的人把枪都放在身后，个个伸出双手，表示不是来寻衅闹事的。但没有被对方所理解。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这时，翻译恩哥塔原先做生意时认识的一个人，忽然向岸边跑来。他叫基瓦，赤身裸体，匀称身材，古铜色的皮肤，1.7米多的个头。他和恩哥塔热情的会见，一下子打破了玛丽一行和芳格族人的僵局。

费姆塔是这一带的大村，约住着200多人。玛丽进村后，被素有好奇心的芳格族的男女老少，团团围住观看，好像抓来一只珍贵的动物，欣赏半天竟忘记了如何处置她。后来，经过翻译的介绍，双方之间的谈判开始了。玛丽提出要3名向导，带他们到伦布韦去。芳格族人经过争论、狂喊和猛烈挥动手臂的谈判方式，最后定下由基瓦等3人，与玛丽一伙同行。

这里的夜晚是美丽的，又是难熬的，芳格族人住的都是茅屋。地上铺着厚厚的沙子，屋顶用竹子搭成，墙上挂满了兽皮和画着神像的纸符。蚊虫和虱子特别多，嗡嗡声几乎响成一片。玛丽尽管和衣钻进蚊帐，仍受不了蚊虫的叮咬。无奈她悄悄起来，走出屋外，坐在一个小小的湖边，欣赏着非洲丛林中美丽的夜色。

7月24日，他们到芳格族部落的第二个村子埃富阿去。沿途的丛林中，各种植物千姿百态，郁郁葱葱，甲虫、蝙蝠、蛇类、野兽不时地出现。基瓦等3名向导佩带的驱蛇铃，并未能在林中起到作用，恩哥塔还差点被垂挂在树枝上的毒蛇咬伤，幸亏芳格人把蛇打死，煮着吃了。

又一次，玛丽一不小心，掉进了捕捉大象的陷阱，手臂上被擦破了皮，后被向导用很长的藤条把她拽了上来。

玛丽发现，芳格族人几乎个个都是勇士和猎手，他们非常适应森林的环境。文明社会遗弃了他们，森林又给了他们智慧和本领。他们极善狩猎和捕鱼：用陷阱捕捉大的野兽，用毒饵捕捉豹，用金属丝做成的套索猎取野猪和羚羊，用弓和毒箭射杀猴子和大鸟；孩子们则利用大象的鬃编成网，专门捕捉鱼类和小羚羊，还利用训练有素的狗把小羚羊往网里驱赶。

埃富阿村不像费姆塔村凭着险要的悬崖作防御，它本身就像一个堡垒。中间只有一条街，街两旁各有一排房子，街的两头各有一所哨兵室。外部落人，甚至野兽，都很难进村。

玛丽通过向导介绍和哨兵允许进村后，正在狂欢跳舞的人群立即散去，退回自家的茅屋，后来她拿出商品才又把他们吸引出来，互相之间进行着平等的交易，开诚布公，讨价还价，以物换物，等价交换。人们都显得

十分坦然。

贸易关系使他们互相有了一定的了解，玛丽得以有机会考察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风俗。她发现木薯是这里人们的主要食粮，野生橡胶则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且和这里的婚俗有密切关系，未婚的男青年，需采集一定数量的橡胶买来第一个妻子，最好是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并对做生意很内行的寡妇。然后在第一个妻子的帮助下，逐渐增加到5至6个妻子。

另外，在一个酋长的住屋里，玛丽亲眼看见了一些人体的残骸——眼睛、耳朵、手指和脚尖等，终于证实了芳格族人确是一个食人肉的部落，而且这竟然是他们的一种性格特点，即把同他们不友好的其他族人吃掉后，留下一些残骸作纪念。尽管他们对玛丽很有礼貌，但仍令她难以理解而感到后怕。

在后来向第三个村子——“恐怖镇”行进的途中，几位向导因这个村子“名声太坏”，竟不敢在前边带路。他们建议玛丽走在大家的前边，说“恐怖镇”的居民可能发现她是个奇怪的生物，而不会立即开枪射击。玛丽毅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她鼓足了勇气和自信，独自一人走进了村子。其他人见没什么动静，也就跟着进了村。

在这里，玛丽从心理学的角度使出了一个绝招。她反复动员翻译告诉酋长，就说她听人说，“这个村庄是个贼窝”。谁知老酋长听后，不仅没有反感，反而一再表白纠正，说玛丽一定是搞错了，这个村子很好，村里的人

都很诚实。玛丽表示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等她亲眼看到后才能相信。这一招，竟使他们之间初步建立了信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芳格族人对玛丽十分友好，玛丽也竭力为村里的人治病。

但有一天，基瓦忽然被村里一个债主认出了。他原先欠了债主一件外衣一直没有还，债主把他捆起来要杀了吃，周围的人也都对基瓦愤怒起来。幸亏玛丽多次请求老首长出面调解，并答应由她替基瓦给债主赔一件外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7月29日，是玛丽离开这里的日子。临行前，她一向村里人作了告别，芳格族人也全体出来为她送行，这使玛丽有些恋恋不舍。一路上她反复在想着，她这次旅行经过的地图上的这一小段空白地带，一共只有112公里多的距离，却一直被认为是“白人的坟墓”。她去时就有牺牲的思想准备，但她却心满意足、完整无缺地回来了。她认为，她这次探险的最大收获，并不在于发现了地理上这个并不广阔的存在，而在于了解了非洲黑人这个民族，探讨了欧、非文化合作的基础和途径，这就是摒弃一切不公正的心态和偏见，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蔡希陶丛林考察



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未经过专门训练，但凭多年的刻苦钻研，特别是深入丛林的实地考察，居然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成为国内外有名的学者。他，就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在旧中国，蔡希陶是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当上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练习员，并分工搞植物分类学。

搞植物分类学，一个很重要而又很实际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到大自然中去，深入到各地去，考察采集各种

植物标本。这是一个浩瀚繁重的工程，就拿中国来说，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位居亚洲东部，濒临太平洋，幅员辽阔，地形复杂，高低悬殊，有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植物种类非常丰富，仅种子植物就有2700多属，约3万种。而在中国境内，云南省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北处于3个气候地带，加上地形独特，是全国植物最丰富的省份，这里有热带到寒带的各种植物10000种以上，其中500多种为世界所罕见。再拿杜鹃花来说，全世界800多种，中国境内650多种，云南就占420多种，占世界该属种的一半以上，故有“植物王国”之称。但在当时，要深入各地，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谈何容易，尤其要到在植物属种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云南，更是难上加难。其一，云南地处边陲，地形复杂，交通极其不便；其二，热带、亚热带潮湿地区，特别是丛林地带，瘴疠流行非常严重；其三，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奴隶社会制度。如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楚雄等地区和滇西一些藏族居住区，奴隶主经常在半道上掳掠过往行人，去给他们当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敢去？许多珍贵的植物当然也就鲜为人知了。

可是，正在英年的蔡希陶，决心填补植物学上的这个空白。1938年，他自告奋勇地经过四川的大凉山，徒步进入了云南。在大凉山和云南的楚雄等地区，他和黑彝奴隶主杀牛喝血结盟，一路上才得以顺利通行。到了云南，他很快开展了工作。白天，他冒着暑热，踩着腐

烂发酵的枯枝败叶，呼吸着常人难以嗅闻的气味，或是在密林中穿进穿出，或是在山坡上爬上爬下，或是在沼泽地带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晚上又要在油灯下整理标本。在这里，他既要时刻警惕着野兽的侵袭，又要忍受着热带蚊蝇及各种毒虫的叮咬，还要防止各种疾病尤其是瘧疾的传染。当然，林区也有林区的乐趣。鸟儿为他歌唱，小溪潺潺奏鸣。那数不清的各种植物，尤其是那些白的、黄的、粉红、鲜红以及蓝紫色的杜鹃花，或在风中翩翩起舞，或逢雨露羞羞答答，阳光照耀下更显得姹紫嫣红，真是千姿百态，万种风情。这，似乎都在挑逗性地欢迎他、挽留他，使他流连忘返，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有时竟以野菜充饥，以山洞树林为家，以致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轻的蔡希陶，栉风沐雨，在野外一呆就是3年的时间。可以说，这3年，是他勇敢冒险、顽强拼搏的3年，是他生活艰辛、最苦最累的3年，也是他积累知识、硕果累累的3年。就在这3年里，他采集了1万多号植物标本，这不仅填补了云南地区这个空白，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品种。从而更坚定了他为祖国植物学研究奋发图强的决心，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来源于实践这个真理。后来，蔡希陶与另一个青年，以实地考察的丰富结果为基础，经过许多日日夜夜的刻苦钻研，先后写出了不少有关植物分类学的论文。

从此以后，蔡希陶又马不停蹄地向植物学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进军。多少年来，他总是走南闯北，东拼西杀，一直风尘仆仆地奔赴在祖国的大地上。哪里植物种类丰富，他就奔向哪里；哪里地形、气候特殊，他就扎到哪里；他想尽可能地把各种地形、各种地带、各种气候条件下的不同植物种类都采集到，都认真进行一番考察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植物的考察研究，同发展经济、促进祖国繁荣富强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科学研究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这方面，他不仅培育了我国第一批橡胶林；还引进栽培了全国著名的烤烟品种——云烟1号；发现并推广了高脂肪、高蛋白的油料植物——油瓜。更值得自豪的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唐朝以来，一直靠进口的一种重要药物“血竭”资源的龙血树，彻底推倒了中外学者一直断定的“中国没有血竭植物”的结论。这种血竭植物后来已转为出口了……

很多青年、学生总是认为，要搞自然科学研究，就必须是科班出身，或是进专门学校深造，否则，就掌握不了多少学问，也是不会搞出什么成就的。然而，蔡希陶的事迹再次说明，只要有坚定的志向，肯深入实践，刻苦钻研，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同样会获得丰富的知识，也会干出一番事业的，甚至还可以拿到在课堂上拿不到的文凭。所以，人们曾称赞蔡希陶发现、培育的那些植物，是“写在大地上的光彩论文”。



她揭示了亚马孙丛林的秘密。

她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太太，衣着时髦、雍容华贵，既有文化，又善跳舞，生活于美国的上流社会之中。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后半世的人生道路，在亚马孙丛林竟奔波了30多年，成为采集研究亚马孙草药的一位杰出的女性。

应该说，闯荡亚马孙丛林是和马克斯韦尔的性格分不开的。她家庭出身使她具有一种开拓者的气质。在她身为高贵夫人期间，她就喜欢到外边去旅游，了解五彩缤纷的世界。进入不惑之年后，她曾单身一人到亚马孙地区去，在亚马孙河畔的秘鲁东部一个新兴城市伊基托